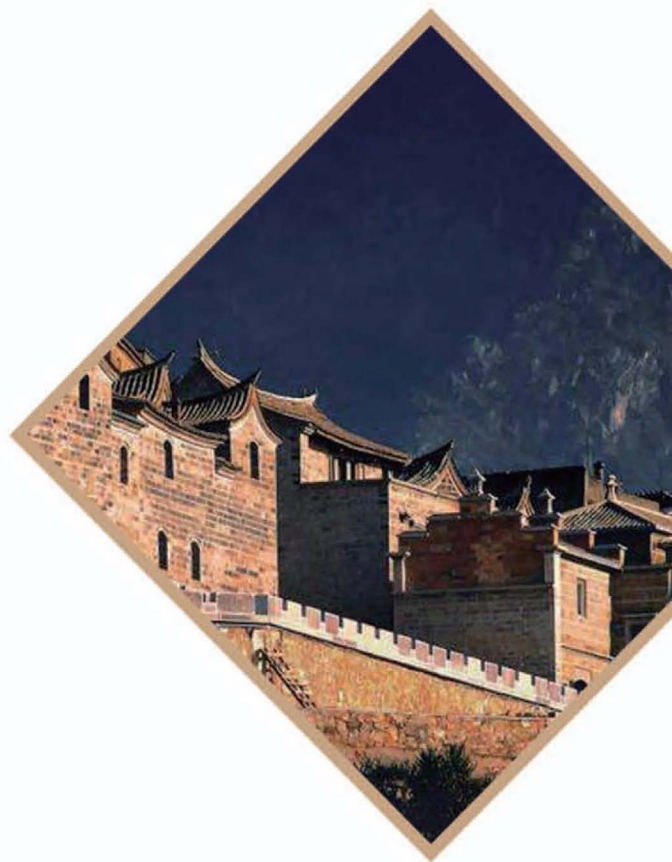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约红 〇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

马帮驮出来的侨乡
——红河边陲



马帮驮出来的侨乡

红河边陲

陈约红 〇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帮驮出来的侨乡——红河迤萨 / 陈约红著. — 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17.4
(经典云南)
ISBN 978-7-5415-9944-6

I. ①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乡镇-概况-红河县 IV. ①K92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8488号

出 版 人 胡 平
策 划 人 杨云宝
责任编辑 余 俞
图片提供 李信忠
装帧设计 向 炜
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

经典云南 马帮驮出来的侨乡——红河迤萨
陈约红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
云南教育出版社
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.yneph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
2017年5月第2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
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开本 4.75印张 73千字

ISBN 978-7-5415-9944-6
定价: 19.00元

总 序

云南，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“彩云之南”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，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国西南边陲。

云南山水，多娇诱人。

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，奇妙无比。

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，凝波如玉。

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，杜鹃如火；巍峨雪山，苍茫古远。

低纬度的明永冰川，从古流到今；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，从冬开到夏。

大理的风花雪月，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，宁蒗的泸沽湖，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，腾冲的地热奇景，丘北的普者黑，泸西的阿庐古洞，怒江的东方大峡谷，令人陶醉。

七彩云南，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！

这里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：澄江动物

化石群；这里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：元谋人；这里，曾崛起过古滇国、哀牢国、南诏国、大理国；这里，有蜀身毒道、秦五尺道、茶马古道、滇缅公路、驼峰航线；这里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“东巴文”；这里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、第一条民营铁路。

这里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。

这里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“重九起义”。

这里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，率先通电全国，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；这里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，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；这里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、张文光、蔡锷、李根源、唐继尧、庾恩旸、刀安仁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；这里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、医药家兰茂、数学家熊庆来、军事家罗炳辉、哲学家艾思奇、音乐家聂耳、诗人柯仲平、舞蹈家杨丽萍、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。

朱德、叶剑英，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；徐霞客、杨慎，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。

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、温润如玉的云子、独树

一帜的普洱茶。

这里的傣人悬棺、纳西古乐、摩梭走婚、白族三道茶、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，更是诉说不尽。

“经典云南”丛书像一根线，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，呈现于你的眼前，让你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、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，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、增长见闻、解密未知。

“经典云南”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，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，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，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，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、探秘云南、遨游云南的愿望。

目 录

- 一、马帮之城——迤萨/1
- 二、骡马驮来的奇迹/9
- 三、“下坝子，走西头” /28
- 四、神秘“迤萨帮” /39
- 五、男大“出门” /66
- 六、风雨“走烟帮” /78
- 七、崎岖赶马路/87
- 八、无契之约/95
- 九、驿路情歌/110
- 十、红河魂·迤萨梦/117



一、马帮之城——迤萨

迤萨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所在地，一座兀立在一条红色河流南岸山梁上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古镇。古镇下面那条红色河流，正式名称叫作元江，而云南人历来都习惯称之为红河，红河县也因它而得名。

这是一座赶马人的城。

迤萨人以赶马为生，经商为业，这里几乎家家都有赶马经历，户户都有赶马人。在云南马帮历史上，“迤萨帮”曾是 20 世纪早期、中期滇省最强悍的马帮势力之一，以其队伍庞大、装备精良、驿路多变、商机灵活、实力雄厚等特点，活跃在滇南千里边境线上。

这里是云南省著名的侨乡。

“迤萨帮”为跨境马帮，驿运主要以境外驿线为主，通过马帮运输，在东南亚各国开展商业活动。为了方便经营，有的赶马人便由“走商”变为“坐商”，在当地定居经商，开店，成为华侨。迄今为止，万余人口的迤



萨镇，有三千多人定居海外。迤萨人侨居的国家，近有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、菲律宾、日本、印度，远至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多哥等。中国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，也有迤萨赶马人的家。据统计，红河县定居境外者有 1660 余户、约 10000 人；归侨 29 户、约 50 人，侨眷 1916 户、约 9500 人，主要就集中在迤萨镇。

一座偏远的边地小镇，何以形成如此浩大的马帮队伍？何以产生如此密集的侨民群体？何以留下如此深远的马帮文化？

这与迤萨的地理位置、社会背景和民族特性是分不开的。

滇南的哈尼族以元江为界，称北岸为内地，南岸为江外。

这不是简单的地域之分，而是鲜明的文明与蛮荒之界。

红河北岸平畴沃野，人烟稠密，物产丰饶，文韵深厚。这里有号称“滇南邹鲁”的建水县，古为临安府，城中有比天安门城楼早修建二十多年的朝阳楼，有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文庙。还有“将军第”、“翰林



府”、“太史府”等显赫门庭，其祖上皆是朝廷命官，文臣武将。这里崇尚诗书礼乐，无论大家小户，不分贫贱富贵，都以读书为荣，尊教为重。城中多举人秀才，教育世家，其诗词文赋、琴棋书画蔚然成风。

而紧临建水县的又一古城石屏县，更被誉为云南的“文献名邦”，是清末最后一名状元（经济特科头名）袁嘉谷的故里。

北岸还有天下闻名的锡都个旧，锡矿的开采可上溯至汉代；有中越边境最大的口岸河口，滇越铁路一百多年前就穿境而过；有滇南商埠蒙自，清代末期，法、英、意、美、德、日等多国就在这里开设海关、洋行、商贸公司……

但对于被称作“江外”的红河南岸，云南人给予的词却是蛮荒、瘴疠、偏僻、闭塞、贫穷、落后。江外的红河、元阳、绿春、金平等一带，曾经是十八家少数民族世袭大土司的辖地，存在着残酷的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。仅红河县这一片区，就曾为亏容、思陀、落恐、溪处、瓦渣、左能六大少数民族土司和曼车土舍所盘踞，土司制度直到云南解放后才彻底消亡。

这里山水丰沛，土地肥沃。河谷地区因雨量充足，



气候温湿，各类植物生长茂盛，稻谷甚至可以一年三熟。但环境的险峻，交通的不畅，使红河南岸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境地。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，江外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“刀耕火种”、“钻木取火”、“刻木、结绳记事”的原始状态。

一河之隔，天壤之别。

迤萨背倚南岸，面临北岸，脚下是千里红河，身后是哀牢山脉南麓的辽阔山域。滇南驿路的发达和红河水运的便捷，使这里商贾云集，骡马成群，既是内地文化、商贸的主要交易、输出、周转之地，又是云南南线跨境马帮往返交汇的重要驿站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迤萨成为红河两岸原始落后与文明进步的一个鲜明的交界点，起到了连接内地和江外的枢纽作用，促成了迤萨马帮驿运力量的壮大发展。

特殊的马帮历史，使迤萨凸显出独具光彩的多元文化特色。

迤萨承袭着中华传统文明，儒家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。这里明末清初便有了私塾，咸丰元年（1851 年）开设义馆、书院，同时也兴建有文庙、武庙、宗祠、寺院，幼童青年读书习文蔚然成风，镇上人家多有能识文



看书写字者，曾出过数名文武举人、士官乡绅。

迤萨又是少数民族地区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与本土文化根基深厚，特色鲜明。一年四季，各种民族节日、祭祀活动、庆典仪式接连不断，民间歌舞、民间竞技等群众性活动更是热闹。

更为奇特的是，由于迤萨马帮出入境频繁，由马帮引来的东南亚老挝、越南、缅甸、泰国甚而远至西洋的异域文化，最是丰富多彩，千姿百态。

不同文化的冲击、交织、包容和熏染，以及迤萨人本身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并善于去粗取精、化为己用的秉性，筑起了一座风格风貌迥异的迤萨城，孕育了意义深远、内涵丰厚的迤萨马帮文化。

“迤萨”一词，出自“卜拉”（彝族的一个支系）语，意即干旱缺水的地方。

迤萨最早的居住者是卜拉人。过去，在这座常年干热、水贵如油的贫瘠山梁上，这个弱小的彝族支系过着靠天吃饭、自生自灭的日子。

红河南岸山高坡陡、谷深林密，自古以来，交通运输全靠人背马驮。江外土司的杂役和背夫，常常是或背箩或赶马，运一点本地的土产杂货，经迤萨渡过红河去



内地，换回些药材、生产物资、生活用品等。内地的一些小生意人，也常常赶着马借助迤萨便道往返于江内江外，经营些日用百货小商品，赚些小钱。

山路崎岖，疲累的人便会在这里休息休息。天长日久，便有人在这里搭起草棚，砌了石缸，备下茶水，供走倦了的人歇个脚，喝口水，形成了简单的驿站。

清乾隆年间，有人意外地在迤萨北坡发现了铜矿脉。消息不胫而走，顿时，内地石屏、建水、通海、蒙自的汉人闻风而动，纷纷赶来，从开始的试探性开挖，发展成后来有规模的开采、冶炼，得益颇丰。很快，远至中原的河南、湖南及四川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地也有人闻讯赶来。不仅江外的人不断涌入，当地山区的一



红河摆渡



些少数民族百姓也因天灾人祸、过重的租税徭役、土司之间的械斗以及土匪猖獗等原因，纷纷逃来此地当帮工，找出路。同时，许多逃难的、躲兵役的、逃避苛捐杂税的、破产的人，逃犯、乞丐、流浪汉……也蜂拥而至。

这些人中，有铁匠、银匠、石匠、泥瓦匠……有的会酿酒，有的能盖房，有的会烧砖瓦，有的能种植，有的善养畜，有的喜开店，有的爱摆摊……形形色色的人都想依仗着一门手艺，各显其能，在此自谋生路。

卜拉人不声不响地消失了。

迤萨几乎完全被移民占据。

一时间，迤萨变得热闹喧嚷，成了一片无人管辖的自由天地。外边的人不断涌来，住下的人要吃要住要喝，生活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。这时，一些头脑灵活、颇有远见的人，便利用来往过客和驮马歇息的机会，开店摆摊，做些小本经营、以物易物的小买卖。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商业活动日渐频繁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生意，以满足人们越来越大的生活需求。渐渐地，当初简单的小驿站成了嘈杂的集市，骡马运输成为迤萨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，维系着商品的流通和



供应。

清道光末期，铜矿资源匮乏，开采冶炼也随之停止。

贫瘠干热的迤萨山头，既没有垦荒开田的价值，也无法开创其他产业，由于缺水，连继续生存都很困难。

但人们却不愿离开，因为他们认为迤萨这弹丸之地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，那地形中间高，两头低，像一乘轿子，中间坐着老爷，前后有轿夫，是“上吃元江米，下吃新街（元阳）粮”，坐着就有吃的。

他们还认为，迤萨就像只马槽，总有人来添水添马料，永远不会空着。

他们更坚信，迤萨就是一匹站在红河边的驮马，只要守着这匹马，那马背就能驮来金子银子，让他们祖祖辈辈永远不会受穷。

基于这样的信念，这些人固守着迤萨这一方天地，并积极寻求生活的出路。

他们看到了最快捷、最适宜、最能见成效的谋生方式，那就是赶马经商做生意。

他们要用马驮来所需要的一切，要在马背上筑起一座迤萨城。



二、骡马驮来的奇迹

迤萨城给人的感觉十分奇特。

炎热的红河谷，炽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烘烤着，长长的河面蒸腾起一片热浪。热浪中，一座城堡如海市蜃楼般在云气中矗立。高大醒目的东门楼，这幢迤萨的标志性建筑，是迤萨马帮捐银所建。楼高三层，第一层是拱形过道，也是马帮入城通道，二、三层楼是碉楼，四面墙壁设有瞭望孔和枪眼，居高临下，起到观察和防御的作用。屋脊两端，塑有四方形马灯，是迤萨马帮的一个特别标志。

整座迤萨城坚实牢固，防守严密。攀上东门楼旁的平台，整个红河谷和重重山峦便跃然呈现在眼前。如果从那些枪眼往外看，东门前任何一点动静都清晰无比。迤萨人说，过去土匪、官兵、强盗、蠹贼眼红迤萨人的财富，时时会来骚扰，轻则抢钱掠货，重则放火烧房、杀人害命，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。为了防匪防盗，迤萨人在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山头上，围了城池，修了城门，